

國防文學



民族自衛運動與民族自衛文學

王夢野

我們的民族已經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了！

爲民族底生存，實行民族的自衛！這是除了漢奸及自願做亡國奴的人以外，中華民族底每一份子的一致的呼聲。

在敵人飛機，坦克，步騎的戰網之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現，與華北新的傀儡政權的登台，鐵的事實警告我們：中華民族的故土，五千年文化的發源地，轉瞬即將由漢奸與準漢奸拱手獻敵！全部中國發生了快要繼滿洲而淪爲殖民地的巨大危險！

北平學生與市民兩次壯烈的救亡示威，已激起了全中國的響應，從廣州到武漢，從天津到南京，從長沙到杭州，從開封到蚌埠，從青島到上海……，甚至於

南洋與海外，挽救危亡的民族自衛運動，以更廣大的姿態與較「五四」「五卅」「三一八」「九一八」以後北平南京與上海的反日示威」更英勇的行動展開來了！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的火把，又經舉起！當以日本帝國的軍隊作前導與後援的偽滿武裝進攻寶昌，沽源，冀東漢奸武裝（即前線區保安隊）侵佔塘沽，大沽的時候，當地駐防的愛國士兵，立刻效法一二八上海戰爭與榆關及長城戰爭的自動抵抗的犧牲精神實行抗戰了。

爲民族生存而抗爭！爲民族自衛而戰鬥！我們底苦難與我們底熱血已經沸騰，我們忍耐到最後的一分鐘了，在這最後的一分鐘，我們底最後的犧牲決心絲毫不能遲誤，一個神聖的戰爭——民族自衛的戰爭就要起來呵！

全中國底民衆已經在怒吼了！——全世界底弱小民族，阿比西尼亞，埃及，巴西……都在怒吼！

大衆文學運動的戰士們，愛國的文學作家們，以及一切從事文學，愛好文學

的青年朋友們！

我們在緊迫的民族危機之下討生活，廣大民衆底英勇的民族自衛的戰鬥姿態活躍在我們面前。我們能不自己問自己，我們怎樣來參加民族自衛工作？我們怎樣做？我們怎樣寫？

僅止是日常的工作已經不夠了！亭子間裏埋頭寫作，或是書齋與圖書館中底靜心研究，對於我們當前的情勢呈現着何等距離，發生了多大矛盾：我們能不警覺地反省嗎？

是的，我們不能等到敵人底砲彈打在我們自己頭上纔跳起來，我們也不能坐待民衆底烽火騷動了我們底深心再行投筆去從戎呵。

我們不自是認為認清現實的人麼？或者是現實主義者麼？

我們不是用我們自己民族底語言文字寫作麼？我們不是口口聲聲爲民族底大衆而寫作麼？

當我們底民族快要不能自存，大衆羣起爲自己與民族底生存的鬥爭而抗戰的時候，我們實當如何？我們底職責與任務是什麼呵！

我們——文學活動者，首先是在上海——應該速行結合在「民族自衛」的旗下。形成「民族自衛的文學陣綫」，不獨要打破從來的文人相輕的習氣，流派主義的圈子，個人主義的成見，而且要廣泛地團結整千的文學青年，整萬的讀者大衆在這一統一的陣線上，運用文學底各種武器，通俗小說，詩歌，戲劇，雜文與散文，尤其是一般的通俗文，努力擴大民族自衛運動深入到全國大衆中去！

我們對於北平學生聯合會底主張（見其通電，告民衆書，及在九日和十六日市民大會上的決議）和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中八項綱領應該表示積極地贊助和實際地行動；我們覺得上海學生底救國工作顯然落後，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的範圍應該由三百餘人發起因而展開到全般文化界，估計上海的職業的文化界（即以文化事業爲其職業的人們）爲數在數萬以上（包括教育界，新聞界，出版

界，著作家，藝術家，電影從業員等），其他智識份子尤屬不少。我們，文學活動者，以時代的耳目口鼻自擬的文學家們，應該站在上海和全國底文化界前頭，用全力來工作，號召文化界全體——只要願意「保衛中華民族底文化與自由」的人們都應該無分畛域地團結在一起——爲民族自衛的巨大力量，來反抗奴化我們民族和其文化的帝國主義強盜，並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一切文化上的自由權利。

我們在參加民族自衛的實際工作中，或正在這一運動底澎湃的潮頭——如在各地示威運動或反漢奸行動裏——底文學青年們應該不放棄我們底筆頭的任務，敏捷地抓緊那些生動的火熱的可以大書特書在我們民族現在及將來的歷史上底每一個畫面或連環圖，就用你粗野的跳顫的筆觸描寫或表現出來吧，祇要是正確的與真實性的，那便是我們最好的報告文學！甚至於一個抱採訪新聞態度的新聞記者也能記下一篇新聞文學的生動的作品來呢！我們如果不忽視這樣地寫作，而真

正肯如此來把握我們底主題（民族自衛）與題材（民族自衛運動底一切形象）從事寫作的話，那不止是使大衆得到熱切的情報，而且發生文學的組織并提高戰鬥情緒的作用。我想現在流行的任何一個大衆讀物的通俗刊物都願意拿出大大的地盤來登載這些（稱得起）名貴的作品。

我們實在應該趕緊捨棄那些「身邊瑣事」的霧圍氣，隱士式的幽默，人世的悲觀基調，虛無主義的哲學味兒，最沒有骨氣的呻吟與嘆息，這一些都是亡國文學！一切的亡國文學和奴隸文學（即文學上的漢奸）是相差不遠的。——還有一種可謂商女文學（這是取「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意；不過，這年頭兒，商女中亦有已知亡國恨者，一二八時京滬商女有解囊捐輸的。）如「眼睛吃冰淇淋，心靈坐沙發椅」的電影論者便是——。我們這民族，當前的歷史——遠自鴉片烟戰爭，近自九一八，尤其是現在——展開了最偉大最豐富的文學資料，任我們千百個優秀的以及一般的作家怎麼樣也吸取或抒寫不完，假若我

們肯進入於這些史實的當中，或投身于時代底巨大心靈，——大衆生活深處的話。因此，我們應該怎樣鼓勵一般的從事寫作者及職業的作家們，如何地從我們的民族底不幸的歷史中去選擇，尋求，採取：烙印在我們大衆已死的白骨上的活着的鮮血裏底痕迹與絲紋，把這些具體的不可磨滅的形象，透過各自的特殊的手法與風格，刻畫出來，彫塑出來，模造出來，表現出來！我們民族底文學底偉大作品便要產生出來。是的，一定的！我們的民族，不僅是在最近五年，十五年，二十五年以來，而且是將近一百年以來，幾乎是從早到晚，朝朝夕夕，在遭受西方的及東方的帝國主義不斷的欺凌與壓迫，現在是到盡頭了！我們底民族或者是翻過身來，或者是滅亡下去，現在已是決定的時期！民族自衛文學——即爲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戰的文學應該迅速產生出來，而且發展起來！已經是不容遲緩了，這是我們每一個爲民族自衛運動而努力的文學的從事者自身所應推進的艱巨任務與前途的希望。

（一二，一九，夜，——一九三五。）

客觀一卷十期

國防學文學的建立

胡洛

(一) 國防文學的提起

我們說的「國防文學」，實在就是民族的自衛文學。正如我們需要民族自衛的戰爭一樣，我們也需要民族的自衛文學——國防文學。

只要是略有良心的人，他便會清楚地認識中國是處在怎樣一個危急的地位。土地一塊一塊地搶去了，敵人在吸着我們的血蹂躪着我們同胞。在這樣的情形下，正好像一隻猛虎撲向我們來，我們能忍耐麼？我們能不爲生存而反抗麼？其實，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榨已久了，被侵略的結果，事實已回答了我們。我們是生活在窮困裏，我們整天地叫苦，我們的農民只能吃觀音土，吃樹皮，我們的窮同胞只能活活地凍死。許多人破產，許多店倒了……我們能閉着眼睛怨天麼？這

是事實，是帝國主義給我們的恩惠！我們已走到了窮途，但敵人不但沒有放鬆我們，反而加緊侵略。這該是翻身的日子了，不然，大家閉着眼等死麼？

沒有問題的，我們是需要民族的解放。只有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我們才有生路。鐵的事實告訴我們，許多被壓迫的民族都在反抗了。埃及，印度，菲列濱……尤可佩服的是阿比西尼亞。這不是教訓麼？自然，我們也不能忘記，民族的解放（殖民地的反叛）對於世界是負有如何重大的使命。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已有更偉大的意義。殖民地解放戰爭正可以摧毀這世界的體系——毀滅資本主義制度。誰都知道，帝國主義是依賴殖民地來銷售其貨物取得原料，殖民地正是帝國主義的生命之泉源。可是，民族解放的鬥爭，到了今日帝國主義時代，都必然會激烈起來。同時，民族問題也必然會產生質的變化，轉化為整個的國際問題。那便是說，民族的解放鬥爭，必然會破壞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促進帝國主義國內的階層鬥爭，同時也就是促使這世界飛躍到自由的王國

裏去。

文學不是少數的人消遣品，文學也得負起這偉大的使命。因此，我們要建立國防文學，使文學從無生氣裏，頹廢裏，淫靡裏出來。我們的作品一定是有生氣的，鼓舞大眾的，反帝的，反漢奸的。只有這樣的文學才可以促進民族解放的抗爭，才可以給中國文學留下光榮的紀念碑。事實，這樣民族自衛的文學已在生長了，八月的鄉村描寫了一羣抗爭的義勇軍，生死場描寫了一幕民族解放的鬥爭，「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個個站起來，站到解放鬥爭的戰線上。」……我們都希望不斷地有更偉大的作品出現。

（二）國防文學的內容

在我們提起國防文學時，我們應當心漢奸們的曲解。國防文學不是黷武主義的文學，也不是奴隸的國防文學。我們歌頌的戰爭，是反帝反漢奸的戰爭，而不

是那殘酷的，反進化的屠殺。一個意大利作家，他可以歌頌阿比西尼亞的反抗。但是他竟像皮藍得屢般歌頌意大利的侵略戰爭，他便是個黷武主義的奴隸作家。同樣，國防文學不是侵略主義的文學，每個作家都得認清自己的使命，我們的使命在謀民族的解放。凡反對，阻礙或曲解國防文學的都是我們的敵人！

國防文學具有着怎樣的內容呢？國防文學的內容一定是反帝，反漢奸，反封建的。在反帝的過程中，一定要反對漢奸。漢奸與帝國主義是不可分離的，不倒漢奸，我們便無法去打倒帝國主義，然而，有人以為漢奸無用打倒，因為，漢奸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只要打倒帝國主義，漢奸自然會不打自倒。這是大錯。事實上，在反帝的過程裏，首先碰着的便是漢奸。北平學生運動是個例子。不衝破漢奸的防線，反帝便不可能！在反帝的最初階段，實際上都是反漢奸的鬥爭。我們要反帝，同時也要反漢奸。只有把反帝與反漢奸連繫起來，民族解放才有成功的可能。國防文學的內容便是如此，牠是反帝的，鼓舞着大衆反帝的情緒，同

時牠也反漢奸的，揭露漢奸的醜惡的行爲，賣國的行爲……。

國防的文學便依照着這個路線走。作家們便朝着這目標，選擇他的題材。實在說來，題材是廣闊的，許多有意義的題材等着我們的作家來採用：義勇軍的抗爭，農民的怒潮，塞內外的民族英雄，學生運動的悲壯事實，歷年的反帝運動；另外，我們還需要暴露的作品，暴露漢奸的醜態暴露帝國主義的殘酷，民族資本的衰殘，農民的痛苦，都市的畸形……數不盡的題材是等候作家去發掘。不過我們得注意，凡暴露的作品絕非消極的，在暴露裏要指示我們一條光明的路。總之，我們需要暴露的作品。鼓舞大眾抗爭的作品。歌頌民族戰士的作品。

（三）作家們集合起來

無論是怎樣一個運動，都應當集體去做。我們舉起了國防文學的大旗，同樣我們的作家們便應當在這旗幟下集合起來。只要有良心的作家，只要是贊成反

帝反漢奸的作家，他們都應當集合在一塊，共同推動這個民族解放的運動。事實上，是中華民族的作家們，只要他們不是漢奸，不甘心做亡國奴，他們總會集合起來，共同奮鬥。

一個作家也是個「人」，因此作家便不應當超脫現實，他也應當像「人」一樣參加到社會中來。對於民族解放運動，作家不僅要在紙上表現他的態度，盡他的責任；同時還應當參加這個運動，當作一員戰士地參加進去。整日在亭子間裏喊叫，是不夠的。同樣，一個作家應覺悟到生活對於作品的重要，沒有生活的體驗，無論如何是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的。沒有參加到義勇軍抗敵的隊伍裏去，無論如何是不能寫出那部八月的鄉村來。作家要想創作偉大的作品，要想寫出激動大眾的作品，便只有參加到生活裏去，參加到民族抗爭的隊伍裏去。

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作家們應當集合起來。不僅集合作家們，還應走到實際來，從生活裏，抗爭裏去體驗，學習。只有這樣，國防文學才有前途。

不僅此，我們還希望着新的作家產生，尤其希望從大衆裏產生出新作家來。只有生活在大衆裏的作家，才可以寫出更動人，更偉大的作品。

非常時期的文學研究綱領

立波

在目前，中華民族的國恥，「已經打破古今中外歷史的一切記錄」，（王造時語）而敵人正在進行着不費一顆子彈的大陰謀，來全吞中國。死有餘辜的文人丁文江，早叫我們退到堪察加去，可是，除了可以賣掉祖考的骸骨，妻女的貞羞的少數漢奸，何處是我們真正的中國人的退路堪察加？敵人的侵略野心，不到全部滅亡我中國，決不爲死場。我們的前途，要不是抗爭，就祇有死亡和災難的東洋大海。

在這種非常時期，我們的文學研究，從最初一課到「最後一課」，都應當爲了救中國。「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華民族——就是我們，我們母親大地的兒女們。」我們不能讓人家強暴或陰謀的滅亡祖國，我們更不能甘心被人家驅去做

「前鋒」，去替他們侵略和平主義的蘇聯，做那不名譽的替死鬼。

爲了要這樣，所有的文學大師和學徒，都應當把自己的「每一點鐘，每一滴血」獻給我民族。注意並參加一切形式的救亡運動，鼓勵並鼓動已發未發的民族革命的戰爭。我們更要用革命的民族主義，教育大衆，改造落後的民衆的思想。

中華民族解放的事業，應當成爲文學大師和學徒的個人事業，我們要和垂危的民族一塊兒生死，和受侵略的大衆一道喜怒。祇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我們目前的文學的成功。因爲，祇有這樣，才能夠汲取現實中的「豐富的印象」，搜集並貫徹現實中的活生生的材料，看清民族救亡運動的發展方向，高揚自己的革命的民族精神，而且，要有這一切滲進了創作活動的時候，才能夠使我們的文學有深度的真實性和飽滿的民族解放的情熱，然後可以有有力的影響讀者。

和目前民族解放運動失掉「有機的關聯」的文學者，絕對不能夠產生新鮮有力的作品。他們的最大努力，至多造出些溫室裏蒼白的幽花，以博得公子哥兒，